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卷三十九

宋　衛湜　撰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

鄭氏曰大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近郊五十里賞謂有功德

者有以顯賜之也朝大寢門外

孔氏曰此一節論立春天子迎春氣及行賞之事節氣有早晚立春為正月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云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凡言是月者若事相連接則因前是月不別起文若别事異端則更云是月他皆放此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秦法簡省故三日散齊二日致齊一日也天以覆蓋生民為德春則為生天之生育盛

德在於木位故云盛德在木也立春立秋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不云諸侯文不備也案賈馬蔡邕皆以為迎春祭大皡及勾芒鄭獨以為祭蒼帝靈威仰者以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大皡是人帝何能使風雨寒暑得時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是人帝何得與天帝同服故以為靈威仰上云盛德在木亦謂靈威仰之盛德也鄭引明堂禮蓋逸禮之篇名證

十五里迎春與周不同也鄭註尚書君陳序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也云朝大寢門外者大寢則路寢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在路寢也二是治朝則此路寢門外應門之内以其賞賜公卿大夫宜在治事之朝故云大寢門外三是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内大詢衆庶聽斷罪人之處也此云賞公卿大夫諸侯孟夏云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孟秋云賞軍帥武人孟冬賞死事恤孤寡四時

所賞不同者庾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賞朝臣及諸侯至夏陽氣尤盛故慶賜轉廣秋陰氣始凝故賞軍帥及武人至冬陰氣尤盛故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

嚴陵方氏曰四立之日則其氣至矣故天子親帥其臣以迎之於郊焉所以導其氣之至也春主寅卯辰其位居東故迎之於東郊夏主巳午未其位居南故迎之於南郊秋主申酉戌其位居西故迎之於西郊

冬主亥子丑其位居北故迎之於北郊五行之氣獨不迎土者以其居中非自外至也唯其自外至故迎之者每於郊焉古者於寒曰迎以客陰故也於暑曰迎以主陽故也此則四時皆謂之迎者蓋别而言之雖有陰陽客主之辯合而言之則氣皆自外至主之在我而已故通謂之迎焉所謂還反何也還言還之自郊反言反之於朝主彼言故曰還主此言故曰反也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則四時皆賞何也蓋

春夏非不刑也特順陽義故以賞為主爾秋冬非不賞也特順陰義故以刑為主爾此則喜其氣之至故皆行賞以飾其喜焉

馬氏曰陰陽合而為道離而得一焉為德五行播于四時陳于五行而各得道之一者也故謂之德夫更盛更衰物之復也五行四時還相為本而各得以其時王焉王則相我者生生我者廢勝我者囚我所勝者死其盛在我矣故謂之盛德所謂五行之動迭相

竭也者立此而竭彼也故於四立之日告盛德所在焉五行之序不同曰水火木金土者天地生五行之序也曰木火土金水者五行相生之序也曰火水金木土五行相尅之序也天地之生五行也以數其相生也以氣其相尅也以形古者以中春逆暑以中秋迎寒逆暑主陽也迎寒客陰也四時之所以變化者陰陽而已寒暑陰陽之盛也方二分之際而逆之迎之則前其氣之未至以待其至也此以四立之日而

迎氣於郊非古也先王之時有舍爵策勲者夫下車而封先代之後者視人之功而致其賞視人之罪而致其誅夫亦何常期之有

山陰陸氏曰木仁德之盛金義德之盛君子體之方其以仁爲恩則盛德在木方其以義爲理則盛德在金他放此唯春秋言諸侯朝覲之時也曲禮所謂天子當宁而立曰朝當扆而立曰覲如此

廬陵胡氏曰案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

初不指言何帝竊以為蒼帝與大皞皆當祭不必分也鄭取春秋緯固不經而賈馬等亦大泥矣鄭又以此為殷禮然王居明堂禮亦何嘗指以為殷又逸禮亦豈盡足據則此謂之周禮可也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鄭氏曰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

遂猶達也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
孔氏曰此一經因上天子迎春反國命三公布教施惠之事公羊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陜而東周公主之自陜而西召公主之一相主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稱穰侯范睢蔡澤皆為秦相後又為丞相也商頌云莫遂莫達是遂為達言慶賜通達周徧皆是有功可慶者非其人謂無功無德之徒

嚴陵方氏曰德令慶惠出乎君然欲布和行施以下及也則必有以相之者焉故特言命相也德貴乎宣利故曰布令貴乎無乖故曰和慶則必致用故曰行惠則必有與故曰施慶賜者行慶而賜之也慶主禮賜主物前言行慶則禮而已此言慶賜又及於物故也遂行言行之而無壅也毋有不當則又惡夫妄予以傷費焉此與孟夏皆言慶賜遂行而秋冬則不言者賜以春夏為主故也於春則繼之以毋有不當於

夏則繼之以無不欣悦者蓋慶賜所以飾喜必能毋有不當然後人無不欣悦焉亦互相備而已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鄭氏曰典六典法八法也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

孔氏曰迎春既還行賞已畢乃命大史之官守其六

典奉其八法司主天文及日月星辰之行天則左還一日一度一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至周一度日月五星並逆行各有多少辰有二十八宿亦隨天左行大史令其屬官馮相氏保章氏恒在候處相與止宿配偶共審察伺候不得貸變過差馮相氏則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審知所在之處若今之司歷主其筭術也保章氏則守天之文章謂天文違變度數失其常次妖孽所在吉凶所生若今

之天文家唯主變異也若應候不候應知不知則是候過差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言當推勘考校使得其中應進則言進應退則言退若其推步不明筭歷失所遲疾不依其度進退或失其常是失經紀初謂舊來所法常須遵奉以爲常行故云以初爲常

丘氏曰星謂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之舍也宿𠀤止離經歷言天子命大史之官歷候日月星辰即𠀤止所經歷爲祥爲災無令差貸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

矣書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之謂乎而穎達以宿離爲馮相保章同宿配偶是其不顧經文妄爲穿鑿

嚴陵方氏曰月令天所命也王者則繼天以行其事而已故言乃焉若後言乃擇元日乃修祭典之類周官大史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迎邦國之治掌八法以迎官府之治即此所謂守典奉法也又言正歳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即此所謂司天日月星

辰之行也在人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存乎書故以是命之於大史焉大而有常者之謂典故曰守詳而有變者之謂法故曰奉日月星辰之行皆麗乎天之大數數之妙理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非聖人不能與於此也若夫有司之事特司其末而已故以司言之日者循星以進退者也月者應日以死生者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以其得陽之精故謂之星以其所次有時故謂之辰也日月星辰即

堯典所言厯象洪範所言五紀是矣宿言宿之於此離言離之於彼日月星辰之行或宿或離有定數焉大史司之不可貸而已貸則司天者之過矣

廬陵胡氏曰典法若大宰六典八法宿謂日月星辰所居之次天文志云填星居宿其國福厚又云五星所聚宿其國王是也若司天推步不職至於宿離其次而不能察則罪不原貸書先時者殺

山陰陸氏曰宿離不貸蔡邕曰宿者日所在也離月

所歷歷非一度處之詞也歷象以初爲常而已其測驗與時盈縮有變存焉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鄭氏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上帝太微之帝

也元辰盖郊後亥也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于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帝藉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迎春既反春事已起當祈穀親耕燕勞之事鄭引春秋傳見襄七年左傳彼祈農事此即祈穀彼云郊而後耕此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是

祈穀與郊一也紫微宫為大帝大微為天庭中有五帝座即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祈穀郊天之時各祭所感之帝殷人則祭汁光紀周人則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大微之帝若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前迎春祭蒼帝是也此郊雖祈穀亦是報天故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之用辛故上云元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耕用亥日故云元辰陰陽式法正

月亥為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盧植蔡邕並云郊天是陽故用日耕藉是陰故用辰元者善也郊雖用日亦有辰但日為吉主耕之用辰亦有日但辰為主爾天子所乘車上親載耕田之耒耜措置也御者御車之人車右及御人皆主參乘於時天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在右言置此耒器于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明王之身但是勸農非實農人故不以耒耜近王也耕藉而曰帝藉者舉尊言之故祭義云為藉千

畝以共粢盛又國語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粢盛於是乎出是藉田共上帝也案國語王耕一坺班三之賈逵註班次也謂公卿大夫也王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不云士者士賤不與耕也國語耕後宰夫陳饗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是耕後設饗而此云既耕而燕飲者饗禮在廟燕禮在寢此云執爵于大寢故知燕也國語云饗者蓋用饗之饌具而行燕禮以

勞羣臣也案上迎春行賞于路寢門外正朝此耕藉勞羣臣于路寢不同者爵賞公事與衆共之故在正朝燕勞私禮主於歡心故在路寢

嚴陵方氏曰元日者善日也與王制習射上功所言同義詩言三之日于耜蓋建寅之月也故於是月始祈穀焉噫嘻言春夏祈穀于上帝正謂是矣必以元日者求其信善之殖以斷凶荒之害而已皆元日也於祈穀曰以於命民社曰擇何也蓋擇日者有司之

事以日者天子之事凡日皆擇而後以之然前言以後言擇者以尊卑之序且互相備也故擇元辰之文其下乃言天子親載耒耜則擇日非天子之事明矣日為陽辰為陰祈穀于天所以成物故日用辛耕籍于地所以終功故辰用亥也保介言保民而介其君也方其參君之乘故謂之參保介保介之參乘必有御君之所馬故謂之御閒帝籍蓋籍田也以其共上帝之粢盛故曰帝以其借民力而終之故曰籍夫以

千畆之籍自天子至於諸侯其耕止於三推五推九推則其借民力而終之可知推者執耒而進之也或以三或以五或以九者以貴賤為勞逸之差等也且耕陽事也故每用數之竒焉此言天子三推而春秋外傳言王耕一墢者蓋一墢土而三推之其實一也帥之時及於大夫而推之數則不及者以其畢故不必預拘其數也祭統曰天子諸侯非莫耕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

然則躬耕之意以是而已大寢路寢也以路寢為大則燕寢為小矣夫耕籍而反亦已勞矣故飲之以酒命曰勞酒也御與御食于君之御同義

山陰陸氏曰言以以前月所卜之日也御侍也言以耒耜置之于參與保介侍御之間參參乘保介車右也保君而甲者也詩曰嗟嗟臣工又曰嗟嗟保介臣工其臣也保介其僕也

黄氏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季秋云藏帝籍之

收于神倉盖所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古者凡祭祀之粢盛自天子達庶人必待親耕之穀宣王不行斯禮虢文公諫盖宣王承厲王之亂禮法廢壞宣王中興幾失其禮頼虢公諫之而得祭祀之正噫厲王之亂其禮已亡衰周戰爭暴秦焚殄宜乎未究斯禮也春秋書御廪災盖是魯侯躬耕藉田以供祭祀粢盛之倉也下續書乙亥嘗者謂災雖焚廪不害嘉穀是故秋祭不闕明祭

祀之禮唯躬耕之穀以爲粢盛不以他穀爲祀明矣故穀梁傳曰天子親耕王后親蠶非無良農女工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已自親者也或曰庶人豈拘斯禮禮云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斯豈非庶人之禮蓋天子百官皆行斯禮以明孝道而懼庶人游手惰業棄本逐末之教也況古者近郊則五家爲比遠郊則五戶爲鄰蓋禮法自閭比鄰里之長行之則風行草偃天下雖廣而教一也況周禮載師

職云凡一宅不樹藝罰二十五家之里布一田不耕罰三頃之屋粟一民無職罰一夫之税一家之役嗟乎斯禮茍行則天下之為人子者恥不獲祭其先也天下之為人父者懼不享于祀也咸知農為邦本食乃民天曠土游民不敺而復上行下傚誰曰不從歷代雖亦行之或曰農壇或稱帝社羣儒詳議疑未及此

馬氏曰古者將有事于藉田則齋于齋宫事至則祼

畢饗禮而後卒事則饗膳而班嘗之庶人終食此則反執爵于大寢者三公諸侯九卿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則非古也

廬陵胡氏曰鄭謂此即郊也案郊特牲云郊之用辛此云元日善日也則不必辛郊特牲又云郊迎長日之至註引易說謂春分日漸長則此未春分也郊特牲又云郊大報天此云上帝不可以包天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獻子云啓蟄而郊則此未啓蟄

也獻子又云郊祀后稷此不祀后稷而祀帝也足明此但祈穀非郊天大祭故郊則可以兼祈穀春秋傳郊后稷以祈農事是也祈穀不可以兼郊詩云春夏祈穀詩豈謂郊乎參謂參乘者保介車右甲士也御御車者凡三等先儒以保介及御皆謂參乘非也於時天子左御者中保介右參乘前置耒于參保介御之間而不近之者明已意在勸農非若神農氏之道與民並耕者之為也藉之為義應劭則云天子耕藉

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而勸農鄭氏亦云帝藉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臣瓚云藉蹈藉也本以躬藉為義不得以假借爲稱數說不同案躬耕帝王盛典則謂藉爲典藉可也藉者耕借也春秋傳云穀出不過藉言借民力所治之田則謂藉爲借可也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國語宣王不藉千畝漢景詔朕親耕爲天下先而此云躬耕帝藉則藉是躬親履踐之

義則謂爲蹈藉可也推其至當瓚說爲優

金華應氏曰保介謂神之保右介助乎農事者也尸代神位故楚茨之詩謂尸爲神保楚詞謂巫爲靈保御者則參陪而立措之于此間依神以求福也親自車上載而措之示將親耕也觀臣工之詩曰嗟嗟保介亦又何求則可見非車右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鄭氏曰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長冐橛

陳根可拔耕者急發

孔氏曰自此至不惑一節論少陽之月務其始生故既耕之後當勸農事天地之氣即陰陽也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爲六爻以象之陽氣之升從十一月爲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五月一陰初升至十月六陰皆升六陽皆伏然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五月至十月也地氣下降天氣上騰十一月至四月也今正月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蓋正月三

陽生而成乾在坤體之下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也七月三陰生而成坤在乾體之下上天下地則是地氣在下天氣在上故正月為泰泰通也天地交通七月爲否否塞也天地隔塞所以十月云地氣下降天氣上騰者以十月純陰用事六陽退盡似若陽歸於天故也其實十月天氣反歸於地下鄭註陽氣蒸達亦似陽氣上升者蓋陽氣從下而升據乾體言之其實於時陽從地中升也漢書藝文志農

書有九家一百一十四篇

嚴陵方氏曰天氣下降則天道下濟故也地氣上騰則地道上行故也和言相濟而無乖同言相合而無異唯其在上者下降在下者上騰故天地之氣和同草木所以萌動也莊周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正謂是矣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

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

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鄭氏曰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

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禮作遂夫間有

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令尚書曰分命義

仲宅嵎夷也相視也田事既飭以下說所以命田舍

東郊之意也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夏小正曰農率均

田

孔氏曰春氣既和王命羣官分布檢校農事以其耕作歲時之氣起於東方故令田畯舍國之東郊以命其事其諸侯都邑田畯各舍國邑之東郊也封疆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各有封境界域部分職掌也術遂聲相近學記術有序義同於此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人職文也案匠人云廣二尺深二尺遂人云徑容牛馬田畯舍于郊上令農夫皆修理地之封疆審正田之徑路及田之溝洫故云審端徑術也飭正也

田事既正又先定準直準謂輕重平均直謂繩墨得中封疆有界限徑遂有闊狹皆先平均正直之農乃不有疑惑故鄭云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引夏小正大戴禮篇也農率則田畯均田則審端徑遂也

廬陵胡氏曰鄭以田為田畯非也但謂凡趨田者爾

嚴陵方氏曰上言可耕之候故此命布農事蓋農事布於春而斂於秋也命田舍東郊所以順時氣而居且帥民以東作故也度土而積之謂之封界畫以守

之謂之疆封疆古所有也特以久則不能無壞耳故曰脩每歲孟春必脩封疆審端徑術者所以防終歲交爭之患也人以其高則爲之丘平而可陵則爲之陵陂而不平者爲陂水之使行者爲險廣而平者爲原下而濕者爲隰地有岸谷之變川流之徙非時而脩之則不足以盡其利故丘陵阪險原隰不可以不相之也周官司空時地利者如是而已土地所宜者所宜之物也若山林之宜皁川澤之宜橐之類是矣

五穀所殖者所殖之土也若黍之利高燥稌之利下濕之類是矣旣曰土又曰地者蓋土則地之體地則土之名故周官大司徒言五地而又言十有二土者以此土地之所宜五穀之所殖以民之愚固不必知之也則必有以教道之者焉蓋教之使能其事道之使達其理雖有以教道之然弗躬弗親則民莫之信矣故又言必躬親之田事旣飭者言皆力田而各有脩治也田事之所以旣飭者良由先定準直農乃不

歲之所致而已前曰農事而後曰田事又何也蓋農
田一也以人言之曰農以地言之曰田人事興於前
然後地事成於後故先言布農事後言田事既飭以
其序也
馬氏曰脩封疆審端徑術制其畿疆作其溝封正其
道塗均地域也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
所殖則五地之物辨以土會十有二土十有二壤辨
以土宜五物九等辨以土均然後稼穡樹藝之所宜

畢見於此而始可以任地事也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故使農官滋而教導焉自我所行之謂躬與彼有事之謂親故曰以教導民必躬親之先王之於民也分地職奠地守使各適其平之謂準各得其正之謂直田事既飭而先定準直與民由之則民志一矣此農之所以不惑也

山陰陸氏曰封疆相續人各脩之而後備言皆嫌有不皆言審者於此致詳焉言善有不善者矣若度其

夕陽函居允荒此善相者也準直一歲五穀平準之直收穫在後而先定之著人事苟脩天時不能害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鄭氏曰習舞為仲春將釋菜

廬陵胡氏曰以春陽動舞動容也鄭謂為仲春將釋菜案文王世子云釋不舞則釋菜不為舞也鄭見下云仲春習舞釋菜又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謂二者是一事不知釋菜習舞不同故月令先習舞大胥先

舍菜大戴禮云萬用入學萬謂干舞足明習舞在學何休云湯舞以萬人得天下故干舞稱萬夏小正夏書也樂亦稱萬禹亦以萬人治水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時典樂有常職教學有常時周官大胥以春貌之時合舞以秋言之時合聲文王世子以秋冬學羽籥春夏學干戈其事皆有以循天之理其聲皆有以合人之情而月令季春大合樂孟夏習合禮樂仲夏脩樂器蓋秦制也

嚴陵方氏曰入學習舞則以將釋菜故也故仲春言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焉若仲丁之習樂則以季春將大合樂故也孟夏之習合禮樂則以是月將飲酎用禮樂故也仲夏之脩鞀鞞鼓之類則以是月將大雩用盛樂故也季秋之習吹則以是月將大饗帝故也季冬之大合吹則以樂其成於終也夫舞與吹皆樂也然舞者樂之容則貌之類也故於春之始言舞蓋木為貌故也吹者樂之聲則言之類也故至秋而

後言吹蓋金為聲故也習舞之時非不習吹要之以舞為主爾習吹之時非不習舞要之以吹為主爾於仲丁季春正言樂者則以樂為陽氣於此習合所以道迎陽氣之盛故也正曰樂則於聲容固無所偏主也且孟春之習舞至仲春則可以合矣止亦謂之習者以釋菜之禮為略其舞不足以言合故也上丁則上旬之丁也仲丁則中旬之丁也舞吹與樂皆習之以丁者取其文明之盛也合樂止擇吉日以合樂之

大一旬之內非一日可為故也孟春不言日則以方興而習之無時故也季冬不言日則以將罷而合之無時故也孟夏仲夏皆不言日則以文明之盛時無日而非文明故也唯其如是故習合不止於樂而又與禮不止於聲容而又脩其器焉凡以順文明之盛而已然而必入學者以學為教人之所故也故於習之時每言焉孟夏習合而不言者以兼於合故也或命之於樂正或命之於樂師者蓋謂之正則於樂之

事能正之而已謂之師則於樂之道又為之師焉則重輕之別固可知矣故以其事之重者則命之於樂師以其事之輕者則命之於樂正也至於大合樂則不言者然以大合吹推之則亦命於樂師可知矣

馬氏曰徒合舞籥焉者大合舞也備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者大合樂也季冬之大合吹命其習於季秋者也季冬之大合樂命其習於仲春者也大胥以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而此謂之吹者蓋聲藏於

器而吹則以氣名聲其實一也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鄭氏曰脩祭典重祭禮歲始省録也毋以牝爲傷妊生之類禁止伐木盛德所在也自覆巢至麛卵爲傷萌幼之類聚衆置城郭爲妨農之始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掩埋爲死氣逆生也

孔氏曰山林川澤其祀既畢餘月牲皆用牝唯此月不用為傷妊也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正月皆不用牝禁謂禁其欲伐止謂止其已伐者此伐木在山中或在禁障之處十月許人採取正月則禁止之故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若國家隨時所須以為材用者雖非冬月亦得取之故山虞有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毋覆巢至毋卵餘月皆然因初春始生之時故設戒也若夭鳥之巢則覆之見𥇍蔟氏

然此月亦禁之胎謂在腹中未出夭謂生而已出者飛鳥謂初飛之鳥麛卵四時皆禁但於此月尤甚若須薦獻亦得取之故王制云非以卵庖人秋行犢麛是也蜡氏云掌除骴司農云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掩埋互言耳

嚴陵方氏曰以祭法考之則祭典古所有也特因歲之更始乃脩之而已祀不止於山林川澤然止以是為言者蓋天地宗廟之祭非春亦未嘗用牝故也亦

見明堂位周騂剛觧上言祭典而下言命祀者亦互相備也禁止伐木禁以法言止以事言也孩蟲言蟲未成如孩者飛鳥則鳥之習飛者毋覆巢殺胎夭麛卵已見王制觧凡此所以遂其生育之性也

馬氏曰命祀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也毋聚大衆毋置城郭為其害耕事也掩骼埋胔則推其所愛於其生者以及其死者也

山陰陸氏曰命祀山林川澤言命不言命某無所不

命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鄭氏曰逆生氣故必天殃兵戎爲客不利主人則可故不可從我始變天道謂以陰政犯陽絶地理謂易剛柔之宜亂人紀謂仁之時而舉義事也

孔氏曰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兵戎不合興起之時不可從我而始我謂主人也主人

既不先起兵彼來伐我我不得不應天云道地云理人云紀互辭也

嚴陵方氏曰稱兵舉兵也兵者人之義事春者天之仁氣茍以人之義事而逆天之仁氣則天災適當之矣兵戎之所以不稱而起之者非不起也特不可以從我始而已老子曰用兵不敢為主而為客蓋不可從我始之謂也故湯之伐桀言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用兵之義未嘗不然又況方春之始乎既曰兵又

曰戎者兵以器言戎以事言道有常也故曰毋變理可通也故曰毋絶紀欲定也故曰毋亂蓋聖人所以交三靈而通之者用是道而已然是道也古今之所同然不必孟春也特以一歲之首故言之爾

馬氏曰一陰一陽道也天以道造始故謂之道萬物得之而居焉者理也理以是作成故謂之理人位天地之間因天道因地理而各立巳焉者紀也故謂之紀道可由而不可變理可循而不可絶紀可叙而不

可亂

廬陵胡氏曰天道若上云司天日月星辰之類地理若上云土地所宜之類人紀若上云布農事之類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鄭氏曰行夏令巳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為乾草木蚤落生日促也國時有恐以火訛相驚行秋令申

之氣乘之也七月始殺回風為猋正月宿直尾箕箕好風其氣逆也藜莠蓬蒿並興生氣亂惡物茂也行冬令亥之氣乘之也舊說首種謂稷

孔氏曰從上以來論當月施令之事施之順時則氣序調釋施令失所則災害滋興故自此以下論政失致災之事上既云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今若施之不失則三才相應以人與天地共相感動故也施令有失三才俱應則此雨水不時天也

草木蚤落地也國時有恐人也十二月之内三才俱應者多就三才俱應之中或先言天者或先言民者或先言地者為害重者先言之大略於文可以意得無義例也亦唯有二才應者二才之中或有天有人無地或有地有人無天隨應則書耳行令失之於前氣則應之於後春夏秋施令有失氣應唯在當年冬則應在後年故仲冬行秋令則瓜瓠不成行春令則蝗蟲為敗仲冬非瓜瓠不成之時又非蝗蟲為敗之

日是據來年又録記之人序行令之事各次第先後則有夏有秋有冬孟春舉夏為始仲春舉秋為始季春舉冬為始至於夏時之下則有秋有冬次有來年之春孟夏則舉秋為始仲夏則舉冬為始季夏則舉春為始以此推例秋冬亦然不能備説也雨水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以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寅氣不足故風少巳來乘之四月純陽用事純陽來乘故雨少註云四月於消息為

乾者陽生為息隂死為消十一月至四月為息言萬物得陽氣蕃息五月至十月為消言萬物得隂氣消盡凡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季月失令則仲季月之氣乘之所以然者以同為孟仲季氣情相通如其不和則迭相乘入鄭之所註例亦不同如某之氣乘之或在一句之下或在兩句之下或在三句之下氣當則言無義例也國時有恐者已來乘寅已為火故火來寅為天漢之津火畏水終不來但訛

言以火相恐動耳申之氣乘之者七月建申陰氣始殺殺氣乘寅故人多大疫猋風暴雨總至案鄭註洪範中央土氣為風東方木氣為雨箕屬東方木木尅土土為妃尚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為陰尅東方木木為妃畢屬西方尚妻之所好故好雨也今申氣乘寅兩相衝破申來逆寅寅為風風之被逆故為猋風寅往破申申為雨雨之被逆故為暴雨也案爾雅扶搖謂之猋謂風之回轉也惡物所以害

生氣令正氣既亂惡物乘之故藜莠蓬蒿並興也考靈耀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則百穀之内稷先種故云首種首即先也蔡邕云首種宿麥也

嚴陵方氏曰夫十有二月之令行乎天地之間人君奉之以成位乎其中也茍唯當此一月之節而行彼三時之令則是變天之道絶地之理亂人之紀矣故三者之災以類應焉是何也氣之所召者然爾雨水蓋仲春之節以陽氣早至故不時雨水不時故草木

蚤落國時有恐則由盛陽之氣所迫故也凡此皆已

之氣乘之

山陰陸氏曰草木蚤落以長養之早故彫落之亦早

總至同時也並興皆生也藜莠蓬蒿秋草也說者曰

此漢儒泥災異之緒言餘論雖行秋令何必爾邪曰

天地一人之身是也令小不攝五行相犯而疾病生

焉蓋有乘之者矣不入非不熟也熟而不入

新安朱氏曰是人行此令則召天之災

馬氏曰洪範咎徴曰狂常雨若僭常暘若豫常燠若急常寒若蒙常風若蓋君之五事象天之五行一極無皆凶也狂失之蕩故若常雨僭失之亢故若常暘豫失之緩故若常燠急失之躁故若常寒蒙失之蔽故若常風咎作於上而其驗見於下者如此故云徴焉儒者讀此誤而曰人事失則天必以其類應故指物辨類曰方春而行夏秋冬令則必以此為害三時亦然嗚呼其果可必乎以未可必而必之此人君所

以聞而不信也後人籍此而為五行災異之說曰眚祥禍出五事亦欲以警戒人君而卒之不可必也於是人君始怠厭說者之恠迂矣亦何補於警戒之實乎夫洪範以五事為敬用以庶徵為念用則所以警戒之亦至矣葢所謂君子之言信而有驗者哉

禮記集説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四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騻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萬朝宗

禮記集說卷四十

宋 衛湜 撰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鄭氏曰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

孔氏曰案三統歷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斗五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去日一百三度旦斗十六度中元嘉歷

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旦箕四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旦斗四度中從奎五度至胃六度在戌總曰降婁降降也婁斂也言物降落而收斂斗星隨天而轉一日一夜過轉一周而行一度故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也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昏云弧中旦云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既寛若舉井斗不知何日的至井斗之中故舉弧

星建星也然春分之時日夜中計春分昏中之星去日九十一度今日在奎五度奎與鬼之初乃一百九度所以不同者鄭雖云弧在鬼南其實仍當井之分域故皇氏云從奎第五度為二月節數至井第十五度得九十一度是弧星當井之十六度也若從井星十六度至斗之初一百七十二度計昏中星與明中之星春秋分時相去分天之半應一百八十二度餘但日入以後二刻半始昏不盡二刻半為明昏明相

去少畫五刻一刻有三度半彊五刻有十七度餘則昬之中星去明之中星一百六十五度餘則建星不得在斗初在斗十度也此仲春之月昬弧中而尚書云日中星鳥不同者孔安國註云書所舉星自取畢見之義不謂南方之中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皥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

鄭氏曰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

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周語曰夾鍾出四隙之細

孔氏曰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令上生夾鍾當三分益一就夷則五寸之中取三寸更益一寸為四寸餘有整二寸又於七百二十九分寸之中有細分四百五十一此細分各三分之於是一寸分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有四百五十一者為一千三百五十三則是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

一千三百五十三也以整二寸各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則二寸總有四千三百七十四分益前一千三百五十三總為五千七百二十七為實數但上生者三分益一以實數更三分之各有一千九百九分以三分益一則益一分一千九百九併前五千七百二十七總為七千六百三十六為積分總數也然後除之為寸一寸用二千一百八十七則三寸總用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三寸益前四寸為七寸餘有一千七十

五分不成寸是為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也鄭引周語者周語註夾鍾云夾助陽四隙謂黃鍾大吕大蔟夾鍾凡助出四隙之微氣令不滯伏於下也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鄭氏曰始雨水以下皆記時候也倉庚驪黃也鳩搏穀也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

孔氏曰雨水以下四事先後逐氣之早晚故周書時訓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至秋則鳩化為鷹然後設尉羅鄭以倉庚為驪黄者案釋鳥云倉庚商庚郭景純云即鶩黄也方言云齊人謂之搏黍鳩搏穀者釋鳥云鳴鳩鵠鵴郭景純云今之布榖也布搏聲相近或以為此鳥鳴布種其穀漢初雨水為二月節後改驚蟄為二月節由氣有參差故也

嚴陵方氏曰自上而下者皆曰雨然北風凍之則凝而為雪東風解之乃散而為水孟春東風既解凍矣仲春於是始雨水為一候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則有七十二候三候為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有二十四氣此之所言者候而已候非其正也故或先或後言之歷之所言者氣也氣則正矣故於氣至則言之鷹好殺而擊以秋鼠好貪而出以夜皆陰類也鳩鸞皆陽類也卯辰者陽之中故仲春則鷹化為

鳩季春則田鼠化為鴽蓋陰為陽所化物理如此爵乳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雊以朝皆陽類也蛤蜃皆陰類也戌亥者陰之極也故秋則爵入大水為蛤孟冬則雉入大水為蜃蓋陽為陰所化物理如此草腐則幽之類也螢則明之類也季夏則腐草為螢蓋離之明極於此故也是皆化而已於鷹鼠言化於腐草爵雉則直言為何哉蓋因形移易曰化鷹之為鳩鼠之為鴽皆因形移易而已故言化腐草則植物也螢

則動物也爵雉飛物也蛤蜃潛物也植物為動飛物為潛則不特因形移易矣而化固不足以言之故皆直言為而已

馬氏曰始雨水則陰陽交而成和也

山陰陸氏曰凡言始始於此耳據蟄蟲始振始雨水桃始華至虎始交鵲始巢雷始收聲之類不言始容或前此據獺祭魚鴻鴈來倉庚鳴鷹化為鳩之類桃始華言始稱之也據夏小正孟春梅杏㯕桃則華鳩

能鳩聚陽氣蒸變含血使鷙者能仁候之著者也使走者能飛候之尤著者也復化為鷹不記夏小正曰變而之不仁也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青陽大廟東堂當大室

山陰陸氏曰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所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大廟以其居正有左右廂故也若大室

無左右廂故曰大廟大室且曰大廟大室著青陽等皆大廟也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鄭氏曰安萌芽至存諸孤助生氣也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别獄矣桎梏今械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掠謂捶治人

皆順陽寛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助其生氣止其獄刑后土者謂五官之后土即社神也句龍為配社之人又為后土之官也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即元日也名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囹圄也圄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秦曰囹圄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案掌囚云上罪梏拲而桎拲為在手梏

與拳連文故知梏亦在手則桎在足也易童牛之梏牛四足稱梏者牛無手前足施梏也肆陳也謂陳尸而暴之周禮鄉士縣士皆肆之三日然春陽既動理無殺人何得更有死尸蓋是大逆罪甚容得春時殺之殺則埋之故禁其陳肆

嚴陵方氏曰諸孤幼而無父者蓋有亡之道故曰存也天之窮民有四存之止及於孤者以其為人後存之為助陽氣為大故也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

曰置社則民固有社矣然非天子命之無敢專祭焉故擇元日而命之也且社土示也方春土發生之時擇元日而祭之亦祈其土之利無不善而已郊特牲言社日用甲則此言元日蓋甲日也社日用甲則得其善矣故謂之元日焉凡祭社而稷必從之此止言命民社者特舉重以明輕爾囹圄桎梏見文王世子解肆則陳其尸掠則訊以掠獄訟見王制解夫囹圄不可去故曰省省所以察之也桎梏可去故曰去去

所以除之也肆掠之行主乎吏故曰無所以禁之也獄訟之作自乎下故曰止所以息之也凡此皆所以消陰事而已

馬氏曰凡植物始茁為萌浸長為芽動物始生為幼未壯為少植物欲其無踐履故曰安萌芽動物欲其無殄滅故曰養幼少孤者天民之窮欲其無天絶故曰存諸孤凡日始於甲物成於辛日始於甲而社用之者地以形成物而肇地事者氣也氣自甲而始故

用是以社物成於辛而郊用之者天以氣始物而終天事者形也形至辛而成故用是以郊天地相合萬物資焉故曰郊以明天道社以神地道萬物資氣於天故郊於孟春資生於地故社於仲春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則方天地作解之時人應是而為解之事也

丘氏曰唐李林甫等註月令擇元日命民社元日近春分前後戊日與今註不同以社祭土土畏木甲屬

木故不用甲用戊者戊屬土故召誥曰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郊特牲用甲當是異代之禮

金華應氏曰元日祈于上帝所以祀天也元日命民社所以祀地也乾始坤生事之如一不容有異心也故祈帝祀社皆曰元日而親耕則曰元辰而已載芟之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則藉田固以祈社稷矣而此復曰命民社者蓋藉田之祈王所自為立之王社也命民社者王為羣姓所立之大社也同於為社而

先後則有等差因事以為教也郊用辛乾位也氣之藏也超乎物無為而尊天之道也社用甲震方也物之生也役於乾有用而勞土之象也肆縱也肆掠謂肆意笞箠也蓋雖輕刑不敢縱意也肆固為暴尸之刑而與掠並言則輕重不倫且桎梏猶欲去之而況敢暴尸乎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

禖之前

鄭氏曰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来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御謂從往侍祠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禖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帯以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

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親祭高禖妃嬪從行之事大

戴禮云有娀氏之女曰簡狄高辛氏之世有此吞鳥

之異是為禖官嘉祥後代之王立此高辛而為禖神

也蔡邕以為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禖非謂高辛為禖

又毛傳云姜嫄從帝祠於郊禖又云簡狄從帝祠於

郊禖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禖神矣案鄭志焦喬

答王權言之則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禖配之故謂

之郊禖後王既以高辛之君立為禖神以配天其古昔先媒則廢之矣此祭高禖是祭天高禖為配祭之神祭天特牲此用大牢者謂配祭之人也周禮媒氏註云禖之為言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但不知初為媒者其人是誰案世本伏羲制以儷皮嫁娶之禮既用之配天其尊貴先媒當是伏羲也

嚴陵方氏曰后妃與關雎所稱同義九嬪御者九嬪與九御也御即女御也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則屬

一嬪故謂之九御言九嬪則包夫人言九御則包世婦矣以周官内宰考之故知其如此天子所御謂御而幸之者亦見曲禮琴瑟不御解禮謂酌之以酒也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子之祥也男子生而懸弧者以此韣則弓衣也帶以弓韣者示其有能受之資也授以弓矢者子之以所求之祥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戸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

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鄭氏曰發聲發猶出也容止猶動靜主戒婦人有娠者也

孔氏曰先記時候以應節後言時候以應二分二至所應不同故重記之日夜分謂晝夜漏刻馬融云晝夜各五十刻據日出入為限蔡邕以為星見為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鄭康成註尚書云日中星以為日見之漏

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蔡校一刻大畧亦同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雊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曰乃云始電者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戶謂穴也蟲發所蟄之穴蟄早者孟春乃出則左傳啓蟄而郊是也蟄晩者二月始出故此云蟄蟲咸動王藻云迅雷甚雨則

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瀆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災也

嚴陵方氏曰日陽也夜陰也故陽長而陰消則日長夜短陰長而陽消則夜長日短皆非陰陽之中也夫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陰生於午終於子至酉而中分故春為陽中而仲月之節為春分秋為陰

中而仲月之節為秋分春秋之分則陰陽適中而日夜無短長之差故於其月每言日夜分也然春分以陽為主故繼言雷乃發聲秋分以陰為主故繼言雷始收聲於發聲言乃於收聲言始蓋乃為繼事之辭始為肇事之辭以夫始必有終終則有始故也電光則火光也故始陽中之月始於陽中之月則終於陰中之月可知矣蟄蟲咸動啓戸始出以感雷而動故也節有驚蟄其義出此孟春言蟄蟲始振則振而已

猶未出也至此然後動而出焉亦見彼解唯其以雷發之月而出則亦以雷收之月而入也故後繼言蟄蟲坏戶者以此夫雷之發聲也陰陽家可以數推焉故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必先三日則有先甲之意奮鐸則所以警衆也鐸必以木則令民以文事故也奮則奮其力而振之也雷之發聲所以振天之威也聞之者其可以不戒乎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無足怪也不備言百骸九竅之或虧

以其慼怠慢之氣而孕故如此凶者吉之對災者祥之對以人言則曰吉凶以天言則曰災祥凡此皆奮木鐸所令之言也所奮之人亦適人小宰之類歟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鄭氏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

孔氏曰度量鈞衡之等人之所用當須平均人君於

晝夜分等之時而平正此當平之物也鄭註丈尺曰度以下皆漢書律歷志文

嚴陵方氏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而陰陽之氣運焉形而下者謂之器而陰陽之理寓焉道則體乎天器則用乎人體乎天者既適其中矣用乎人者可以失其中乎此同度量之類所以必在乎日夜分之月也秋之日夜分不曰均衡石而曰平權衡不曰正權概而曰正鈞石者亦相備而已

馬氏曰象者天之所爲也器者人之所爲也王者觀象於天然後稽器於人則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故也蓋必待日夜分而同度量權衡者則自舜以來蓋有是法矣石出於衡斗甬出於量權者衡之用也概者量之用也

山陰陸氏曰鈞讀如四鍭既鈞之鈞衡石斗甬待權概而後正今鈞衡石角斗甬以正權概變也變者陽事若陰有順而已故仲春鈞衡石以角斗甬以正權

概仲秋平權衡以正鈞石以角斗甬
長樂陳氏曰㮚氏以鬴爲量而法止於三則升豆鬴
是也律歴志以斛爲量而法備於五龠合升斗斛是
也法止於三故自升而上登之以四則升四而豆豆
四而鬴故鬴六斗四升法備於五故自合而上登之
以十則合十爲升升十爲斗斗十爲斛故斛十斗然
㮚氏之鬴深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重一鈞律歴志
之斛亦方尺而圜其外其重二鈞其方尺圜外則同

而所容之多寡所權之輕重不同何也周禮璧羨之制從十寸橫八寸皆為度尺䲡如之則外深尺者十寸之尺也內方尺者八寸之尺也自方八寸而八之則為方六十四寸漢無八寸之尺斛之內方皆十寸也故言方寸而不言深尺自方十寸而十之則為方百寸此其實所以不同也㮚氏之制旁為升臀為豆腹為䲡律歷志之制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臀為斗腹為斛蓋內方所以處數外圜所以利用耳高而小

臀甲而博故因其小者爲升合因其博者爲斗豆則古之制器尚象豈徒然哉律歷志五量止於斛左傳釜十則鍾聘禮十六斛曰藪十藪曰秉四秉曰筥其法亦起於斛故也月令曰角斗甬管子曰角量也皆謂之法則月令之甬管子之角皆量器也鄭康成以甬爲斛而飲器四升曰甬豈此類歟經傳觗或作釜庾或作逾區或作甌升或作勝葢古字通用禮書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

農之事

鄭氏曰舍猶止也因蟄蟲啓戸耕事少閒而治門戸也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畢猶皆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大事兵役之屬

孔氏曰左傳晉州綽以枚數闔闔是齊城門闔用木也此扇與闔相對文也此耕者謂庶人庶人蓽門故知竹葦曰扇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是藏衣冠之處對廟為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

寢制唯室而已故釋宫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也

嚴陵方氏曰農之作也則出而在田農之息也則入而在舍方春東作之時而不可久妨也故以少為言焉寢廟畢備則事死如事生故也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者非若闔扇之小事則於農之事有所妨矣故制之使毋焉

馬氏曰詩曰三之日于耜則三陽之月載始南畝也

四之日舉趾則四陽之月皆作而耕矣然此曰耕者
少舍乃修闔扇則亦啓其向之塞闢其戸之墐者而
已寢廟畢備則以其所以養人者事神也
山陰陸氏曰細言闔扇大言寢廟以著其餘莫或不
修也此之謂畢備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鄭氏曰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
嚴陵方氏曰川澤之物非竭其水則不可以盡取故

於川澤曰竭陂池之物漉之以網罟則可以盡之矣故於陂池曰漉此小大之辨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則主漁者言之也毋焚山林則主田者言之也凡此皆所以遂生物之理而已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鄭氏曰鮮當為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

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賔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饗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

孔氏曰鄭恐獻羔是祭於寢廟故云祭司寒下引左傳祭寒而藏之既藏而祭司寒明啓亦祭之也薦於

宗廟謂仲春乃後賦之謂孟夏故凌人云夏頒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鄭註從古者以至無不受冰皆左傳文案昭四年春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申豐對以此辭北陸謂十二月日在虛之時西陸謂四月日在昴畢之時固陰沍寒者沍閉也謂堅固之陰閉塞不通陽之處朝之祿位謂大夫以上桃去不祥棘則刺禦惡火出而畢賦者畢盡也謂應是得冰之人無問尊卑盡賦與之

長樂陳氏曰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蓋亦推其事先之禮以盡其誠敬而已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然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川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者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寢也月令雜記秦禮秦出寢於陵則月令所謂寢廟豈皆廟後之寢乎古者掌外事之兆有典祀掌

廟有守祧掌寢有隸僕故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修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守祧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隸僕祭祀修寢則薦新蓋亦修焉觀詩序言薦魚獻鮪而詩言以享以祀月令言以共寢廟之祀則薦新亦謂之祀也祭僕大喪復于小廟隸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之寢廟也大寢始祖之寢也復于廟則小廟而已于寢則及大寢者以廟嚴於寢故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古者鑿冰於建丑之月則以重陰方固而達陽氣也藏冰於建寅之月則以少陽尚𡿧而閉陰氣也開冰於建卯之月則以陽方中而順中氣也頒冰於建巳之月則以陽方盛而禦暑氣也夫開冰陽事也故用羔羊為大畜故也不以羊而以羔者方少陽用事之時而又品物少故也先薦寢廟者所以重時物且不敢以人之餘而奉神也既曰寢又曰廟何也葢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

事之則有廟王者七廟而周官隷僕止掌五寢者以二祧將毀先除其寢去事有漸故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季春之薦鮪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季冬之嘗魚所言之意亦若是而已山陰陸氏曰鮮讀如字擊牲曰鮮言鮮者嫌於不殺知然者以下云祀不用犧牲據此小祀用牲唯開冰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鄭氏曰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親往視之順時達物也仲丁習樂者習歌與八音為季春將合樂也

孔氏曰孟春習舞此仲春又云習舞皆以春陽既動萬物出地王者習舞所以應之此習舞即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一也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

之合舞此亦謂之大合樂故文王世子凡大合樂註春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孟春習之至仲春習而合之自是春秋常所合樂也非為季春而習舞也故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自是春秋之常事也孟春習舞及仲春習舞仲丁習樂并季春合樂皆在大學仲春釋菜合舞季春大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不也孟夏習合禮樂為當月飲酎以仲春習舞習樂命樂正此則稍輕故唯命樂師此習禮樂亦在學但天子不親往

孟夏又云飲酎用禮樂鄭註飲之於朝正尊卑天子親在不云樂正文不備也仲夏樂師修鞀鞞鼓為大雩帝用盛樂預修習也雩帝之時則命樂正天子親往其季夏以土王孟秋仲秋又陰始國無大事不用樂也季秋亦得習吹者為將大饗帝也其習吹亦在學樂師習之天子不親往但文不備所以習吹者鄭云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但以重為主其實春亦有吹秋亦有舞案大胥秋頒學合聲周禮也月令仲秋無

合聲者殷法也或即此季秋習吹是也孟冬大飲烝亦用禮樂在大學天子亦親往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者歲終王與族人燕於大寢其事輕故命樂師也鄭以經習舞釋菜連文恐共是一事故云將欲習舞必先釋菜必知然者案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是知釋菜不為舞也必知先有釋菜者以大胥云舍菜合舞舍即釋也引夏小正證習舞之意謂用此萬舞以入學上習舞釋菜鄭不云為季春合樂則仲春合舞自

當為之不為季春合樂而習也仲春習舞雖不為季春而習但孟春仲春習舞已久不須更習故知仲丁唯習歌與八音歌謂合聲也八音謂樂器響也

廬陵方氏曰先儒謂釋菜在合舞之前以大胥先舍菜也案此先習舞後釋菜以春陽動舞以應之則以習舞為主大胥先釋菜而後合舞以入學教人必禮先師則以舍菜為主二者先後不同先儒誤矣

嚴陵方氏曰凡言釋奠則有飲焉言釋菜則以芹藻

之類而已學記所謂皮弁祭菜是也於仲春釋菜則以品物少故也於始教祭菜則以示敬道故也以事言則曰釋以禮言則曰祭其實一也餘見孟春樂正

入學習舞解

馬氏曰親往視之為道之存故也釋菜用丁為文明故也耕藉用亥亥為天倉

山陰陸氏曰凡春習舞皆月習之於此乃釋菜爾據季秋入學習吹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言用者舞

於是用焉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鄭氏曰為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當祀者古以玉帛而已

孔氏曰以季春將騰合牝牡不用殺其犧牲其應祀之時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故在圭璧皮幣之中上下有也此謂祈禱小祀若大祀則依常法大牢祀高禖是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去犧牲爾其它猶在鄭氏謂當祀者以玉帛而已非是即大祀猶用犧牲徒皮幣耳猶以圭璧代之其仁意遠矣

馬氏曰是月也大牢祀於高禖而獻羔開氷此祀不用犧牲非古也古之制器者尚其象故圭鋭而璧圜其備物也致其義故皮以致其文而幣以致其實其用不同不可僭也此月用圭璧更皮幣則非古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

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

鄭氏曰大水寒氣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畢好雨冦戎来征金氣動畢又為邊兵也陽氣不勝麥乃不熟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為大陰民相掠陰姦衆也國旱煖氣午之氣乘之也蟲螟暑氣所生為災害也

孔氏曰畢七星十六度主邊兵大水地災也寒氣天

災也冦戎人災也陽氣不勝天災也麥不熟地災也民相掠人災也大旱煖氣天災也蟲螟為害地災也行令失所人災之應故無其災

嚴陵方氏曰多雨故其國大水也水之氣為寒故寒氣總至冦戎來征則感金氣而然也凡此皆酉之氣乘之麥以秋稼至夏乃穡仲春則向成矣而陽氣不勝故麥乃不熟也民多相掠則以陽不勝陰故也凡此皆子之氣乘之行夏令而陽亢故大旱大旱故煖

氣早来蟲螟則煖氣所生也且螟食苗心夏以盛徳在火而心屬焉則其為害亦以類而已故孟夏仲冬之行春令言蝗仲夏之行春令言螣各以類應焉凡此皆午之氣乘之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鄭氏曰季少也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也

孔氏曰案三統歷三月節日在胃七度昏張二度中

去日一百七度旦斗二十六度中淸明日在昴八度

昏翼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女二度中元嘉

歴三月節日在婁六度昏柳十二度中旦斗十四度

中三月中日在胃九度凡三十度日月行一會凡三

十度故三月日在胃七度案律歴志大梁初日在胃

七度是也昏七星中者律歴志云胃十四度昴十一

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

十五度七星七度從胃七度至七星之初度有九十

九度以日漸長日没之時稍在酉北去七星之初九十八度故昏時七星在南方之中旦牽牛中者從七星之初至牽牛之初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皥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

鄭氏曰姑洗者南吕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語曰姑洗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賔

孔氏曰南吕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南吕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就南吕三分益一取三寸益一寸為四寸餘有整二寸三分寸之一整二寸者各九分之二九為十八分寸之一者為三分總二十一分三七二十一三分益一更益七分總二寸八分以九分為一寸二十七分為三寸益前四寸為七寸餘有一分在故云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

為鴽虹始見萍始生

鄭氏曰桐始華以下皆記時候也鴽鶉母蝃蝀謂之

虹萍蓱也其大者曰蘋

孔氏曰鴽鶉母爾雅釋鳥文毋當作牟謂鶬也凡云

化者易曰乾道變化謂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

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亦

謂之化故鄭註周禮云能生非類曰化也蝃蝀謂之

虹爾雅釋天文郭氏云雄者曰虹雌者曰蜺雄謂明

盛者雌謂闇微者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

山陰陸氏曰桐始華蔡邕曰木之後華者也穉之故曰始餘已見桃始華解夏小正曰鴽鶬也

馬氏曰田鼠化為鴽則陰類之慝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萍始生則陰物之浮以承陽者也

嚴陵方氏曰虹者天地訌潰之氣也陰干陽所乃見而出故又謂之螮蝀陽方得中則陰莫能干至於辰

則已過中矣故為陰所干而虹見也且氣以有所干而交以無所干而辨故虹以陰陽交而見以陰陽辨而藏焉季春則陰陽向乎交矣故始見孟冬則陰陽極乎辨矣故藏不見也萍為陽之所浮者也季春則陽生物之功極矣故萍始生焉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王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

鄭氏曰鞠衣黄桑之服先帝大皥之屬為將蠶求福祥之助也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舟者備傾側也薦鮪進時美物也

孔氏曰依禮祭五帝自服大裘今薦鞠衣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鞠者草名花色黄與桑同色又當桑生之時故鄭云黄桑之服蓋薦於神坐為蠶求福也知

先帝大皞之屬者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蠶功

既大總祭五方之帝於明堂故鄭云之屬案爾雅釋

魚云鮥鮛鮪郭景純云似鱣而小一本云王鮪似鱣

口在頷下音義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鮛鮪似鱣長

鼻體無鱗甲

廬陵胡氏曰案禮記五帝自服大裘不薦鞠衣又於

帝言先明非五帝也案此經下云祈麥實安知非祈

麥乎蠶桑后妃事非天子所當與

長樂陳氏曰將耕也祈穀于上帝所以祈有秋將蠶也薦鞠衣于先帝所以祈有春鞠衣后服也其色象鞠鞠之華以陰中其色則陰盛色也后蠶服此則宰內外命婦而蠶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之盛事也薦鞠衣于先帝則是薦之於神所以告將服之以蠶也蓋王與后常相資以成禮者也故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獻尸后亞獻賔客則王祼獻后亞之王藉則后帥六宮之人生種稑之種以獻后蠶則

君皮弁素積卜三宫之夫人世婦之吉者蠶于蠶室凡此皆内外相資以成禮者也然則天子薦鞠衣于先帝不亦宜乎

嚴陵方氏曰覆以視表反以視裏待至尊所乘不得不防其傾漏故也覆反必至於五則至於再至於三而慎之至也禮有告具告備曰具則苟具而已備則無所不備焉告舟備具于天子者以見精粗無不至也必乘舟而後薦鮪者所以示親漁也蓋先王之饗

親牲必親牽殺必親射凡以致其敬而已則乘舟而後薦鮪豈為過哉魚之品多矣然薦必以鮪者為其特大謂之王鮪者以此

馬氏曰舟所以涉險危事也以至尊履危事其戒慎之至宜如此也

禮記集説卷四十